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五十一回 未容兒真心盡孝 黃鐵娘假口全貞

慌忙開門出看，是一個小尼姑，星光之下，仔細一認，卻是河間店中所遇的容兒。低問道：「你往保府去的，因何在此？」容兒道：「果真真相公！小的去歲在保府偷空出來，到府學中尋問相公，說已進京去了。後來聽見王爺們說，相公謫戍遼東，路上殺了國師合司禮的許多兵將，後被土賊趕入河裡溺死了；小的暗地哭了幾場。不知相公怎樣逃脫，反到這裡醫起病來？這裡王爺與國師、斬監，俱是一黨，日日有飛報來的。小的師父，是七妃娘娘供養的。相公診脈時，小的在幔裡細看，再想不起，聽著聲音，又很廝熟；睡在床上，整想了一夜，才想起相公來，只是面色不對，誰知是相公！如今是要跟相公回去的了；千萬看小的主人之面，休再推托！」說罷，垂下淚來。素臣道：「我因打聽一個女人消息，要到吳長史衙門去，誰知被門軍阻住，反到這裡醫起病來。」容兒道：「是啥女人，要打聽他？這吳長史奉承小的師父，他的夫人，拜小的師父為師，幾房姬妾，都與小的熟識，他家女人，小的個個認得，只消問小的便知。」素臣因把鐵娘之事說知。容兒道：「這事小的最知道，是吳長史叫人半夜裡去搶來的，這鐵娘千貞萬烈，誓死不從；他夫人又不相容。長史怕鬧破了，只得求了王爺，藏在府內，叫他丈夫合婆婆去勸他，打了幾日，總不回心，現今還封鎖花園內哩。」素臣跌足道：「原來正是他！吳長史妻妾，都被尹雄殺死了，怎你又說他夫人不容？」容兒道：「殺死的，是長史的外室，因天津有長史的鹽窩子，常去查看，就另娶幾個姬妾在天津。去歲秋裡，都被強盜殺死；家中知道了，他夫人還喜歡，吭罵長史，說是天報哩。」素臣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但你既在這溫柔鄉里過慣了日子，怎還思量家裡？」容兒流淚道：「相公休得取笑！小的是有父母的，只認小的死在湖中，不知怎樣痛苦？小的日夜思量，恨不得插翅回去，但得見父母一面，小的死也瞑目！」說到那裡，淚如泉湧。素臣灑淚，自悔失言。容兒又道：「況且小的在此，擔驚受怕，損骨傷筋，成日吃了紫金丹，渾身骨頭，都是火焦火灼的。去歲臘月裡邊，吳長史認是女人，把小的騙進書房，要奸小的。虧得丫鬟報知，他夫人合幾個姨娘，一齊打進來，把小的搶出；若遲來一刻，扯斷了褲帶，小的性命便不保了！夫人把長史罵了三日三夜，說是一個佛門弟子，都要欺騙他起來。小的師父又來發作，要告訴王爺；長史慌了，磕頭賭誓，才饒了他。小的想：千著萬著，終有一著，到那時節，要想見父母之面，可是遲了！千萬求相公救出這火坑去，小的感恩不盡！」素臣連聲應諾，說道：「我與你一個暗號，待我保府回來，如此如此。」容兒沉吟道：「這樣小的又跑不脫了！小的倒有一計，不若如此如此，便不誤事！」素臣大喜道：「既有這個機會，是極好的了！到那日各自行事，總到河間原店中，暗暗相會便了。」兩人計議已定，東方漸漸發白，恐有人來，叮嚀而別。次日早膳後，景王傳見，素臣行見藩王之禮，拜罷起來，賜坐賜茶，十分隆禮。命內侍領入宮中診脈，素臣寫方出來，當賜元寶十錠，彩緞四端，仍留在板房中住宿，俟滿月後，再加賞賚。素臣托內監稟明，要出外尋訪親戚，臨晚即入府直宿。景王准了，著兩監伴行。素臣同至店中，赤瑛見是太監，慌忙躲過。素臣囑托內監，向店家美言一句，庶得諸事便益。內監巴不得討好，忙喚店家吩咐道：「這位吳爺，醫了七妃娘娘難產，生了王子，王爺喜歡不過，早晚就要封他一個大大的官職。行李在你店裡，若有差失，早晚飲食茶水，稍有怠慢，咱們奏了王爺，你這顆頭就要滴滴溜溜的滾下來了！」那店家嚇得面如土色，只顧磕頭，無不從命。素臣尋見赤瑛，私囑幾句，同著內監，在州衙前後，閒走一會，上城四望，將城池營汛，看在肚裡，臨晚仍回府歇宿。

次日三朝，大吹大擂，賜宴內城叩喜各官，並犒賞王府官吏。素臣寫方出來，就送一席盛筵，請素臣自飲。是日正是正月初八，明日初九，係玉皇生日。容兒師父真修，在東市朝陽庵，年年這日，啟建道場，替玉皇慶壽。隔晚，宜卷坐夜，聚集成城婦女，徹夜念佛。內室藏著精壯男子，勾引心邪婦女，在內淫宿。容兒捉這空兒，向七妃說知，預備車馬，傍晚回庵。盜了景王一枝令箭，假傳令旨，吩咐看守花園內監，放出鐵娘婆媳，載上車子，赴朝陽庵聽宣佛卷，藉真修法力，點化回心。內監奉承小尼，兼有令箭，立刻放行。素臣把匹彩緞裹著元寶，拴在腰間，乘鬧溜出便門，到店中收拾行囊，竟同赤瑛出店。店家受過內監唬嚇，又且赤瑛依著素臣囑咐，先向說明，要搬往王府間壁居住，以便出入，那裡再敢饒舌。素臣算還他房飯錢，還謝了又謝。當即趕出城門，竟奔漫河而來，遠遠望見一輛車子，車後一匹馬上，騎著尼姑，正是容兒。飛步追上，照會定了，僱著短盤，或前或後，相傍同行。

小尼吩咐車夫，晝夜趨行，要趕到保府，鐵娘傷發，痛暈在車。其姑女流，不知就裡。店家門軍，關津隘口，懼怕景王勢力，見了令箭，點到奉行，誰敢稽留。一路滔滔，好不爽利，到了保府，小尼自往鬱林庵去。素臣帶著赤瑛，至巡道衙門前，打聽皇甫金相下落。金相已寄府監，家人就寓在府前飯店。因向他家人說是金相好友，特來救他。家人似信不信。領進監來。金相並不認識，顧而愕然。素臣密語道：「兄不必疑慮；弟偶路見不平，助兄一臂；鐵娘婆媳，弟已致於此地，吾兄只消差一家人，至鬱林庵踏實，交明有司衙門，具呈巡道，錄供通詳，便可出兄之罪矣！」金相驚喜根問，素臣把前事說知。金相大喜道：「巡道深悉弟冤，只緣鐵娘無著，難於開脫，聞已差人至景府緝訪；今得吾兄義舉，必出力救援矣！」素臣道：「景王之勢，誰不畏奉？巡道何人，獨矯矯若此！」金相道：「巡道姓袁，名靜，係翰林講官，三月前才到任的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這更好了，袁兄與弟至交。快著尊紀同弟到鬱林庵去，兄一面做起辯呈來，今日就遞，不可遲誤！」金相感激致謝，便著原來家人，跟素臣至鬱林庵來。走至庵前，小尼正出探望，素臣忙招過一邊，教導了金相家人說話，自領小尼到僻靜處，赤瑛身邊，取出衣服，改換過了，把僧帽丟棄，跟著素臣來見巡道。且道赤瑛身邊衣服，從何而來？原是素臣預備，在高陽縣先買下的。容兒本是小廝，仍復原裝，更無破綻。當下三人同至巡道衙門，稟事房回說：「大老爺風力，一切醫卜星相，俱不許傳稟。」素臣方知自己尚穿著算命行頭，因冒了長卿名字，說：「與道爺至交，因有密事，改裝至此稟事。」只得稟了進去，立刻請會。素臣走進二門，正齋已下堂廚，接到月台上來，遠遠看去，並不是長卿模樣。素臣疾趨上前，低低說道：「小弟兄文白，易容而來，慎勿洩漏！」正齋狂喜，挽手而行。定睛細認，方才認得。直讓至內書房中坐定，把赤瑛、容兒都叫了進去。屏退從人，各詢起居。素臣將出京後事，略述一遍。正齋道：「弟屢聞謠言，說吾兄死於土賊之手，因傳聞不一，且信吾兄者深，決其必無，故不甚苦；然驚心吊膽，實亦不能釋然！何幸今日得見吾兄，此大快也！今日當與吾兄痛飲！」因叫人備席伺候。素臣道：「且慢，弟有一要事，與吾兄相商。」因把路遇皇甫及往景州之事，細述一遍。正齋大喜道：「弟正為此事，密差妥人，往景州訪緝；不意吾兄捷兒，先我得之。但景王勢力極大，須做得他翻，方了此事；全仗吾兄神算！」素臣道：「此等事如何做得他翻？只使他展變不來，就罷了！少刻金相即有辯吳，吾兄可請同守道，齊集府廳縣各官，錄取確供，一面申詳，一面請了軍門令箭，馳赴景州，密拿要犯，眾證供明，山招鐵案，便不怕他了！」

二人正在商議，獄官已送到辯吳，因天已向晚，不便審錄，先著人往衙門知會，明日齊集城隍廟，有要事會議。家人擺上席來，素臣令赤瑛入席。正齋問是何人；素臣備述其事道：「此子相貌出眾，弟在路詢其家世，係富春舊家；其父孝子，其母孝婦，同死於餓，以致流落西湖，深為可憫！」正齋忙作揖致敬道：「弟認是兄之從人，開罪多矣！」三人同席，暢飲深談，夜分始罷。次日黎明，正齋出衙會審。素臣留赤瑛、容兒在署，自往府學中來，叩見觀水。那知觀水已於三月前告病回家去了。素臣悶悶而回，討了些抄報來，從頭翻閱。看著些公忠憂國的好本章，俱被批壞，不是議處降調，就是革職治罪。准行者，都是些沒要緊的條陳，合那紊亂祖制，逢迎闈寺的章奏，不勝憂憤。又見某省督撫，進奉珍禽奇獸，某省營監，進奉美女名優，某省報有嘉禾瑞麥，某省奏有甘露慶雲，諛詞謏說，累牘連篇，愈增浩歎。又看到兵部一本，為遵旨議奏，卻是議覆徵苗監兵太監冒神功參劾林士豪的原奏，大吃一驚。急看那旨意時，不覺扼腕道：「如此用兵，真兒戲矣！土豪固可惜；尤可慮者，邊將解體，何以禦侮耶？把抄報推過一邊，立起身來，摩著胸腹，繞幾而走。卻見赤瑛仍在翻閱，因留心看他，一般也有感憤之色，形於面目。又見他揭過一紙，覺有喜色；及看完時，復覺鬱鬱不樂。欲識其意趣，因復走過一看，見是薊遼總督題報寶音寺失火，焚燒佛像、殿宇、賜書、藏經，及本寺僧眾一疏，奉旨：禪師法空，離緣示寂，拔宅歸西；悟法像之皆空，顯圓通之有覺；宜加顯號，垂救後來；著禮工二部

議擬封號恤祭，並建立碑塔之處，詳悉奏聞，欽此。素臣太息道：「如此番淫僧顯受天祿，而立碑建塔，以示後來；古之稱爲祖師、神僧者，大率顯是耳！」因復揭過一紙，是應天巡撫一本，爲遵旨薦賢事，薦吳江縣吳才申真，奉旨：著送京引見。暗忖：心真不愧異才，此舉差強人意！因要看引見後旨意，逐紙翻去，再翻不著，反檢出一帙題名錄來。先查看應天鄉試，只見第三名便是元田，十六名即是文點，二十八名又是餘玉冰，不覺大喜道：「首公、雙人與何如叔同榜，三陽連茹，正應泰階之象矣！」到五十八名上，刻著同縣屈明名字，暗忖：此即屈伯明也，其人窮而有守，那年姦情之事，受屈無伸，有此一宗，亦可稍豁胸中之氣！看過應天，又看順天等省，忽想起江西來，那知第一名解元，即是東方旭。以手加額，既爲鸞吹賀，又爲未公喜。其餘各省，不暇細看，但一查解元名姓，只有浙江解元連城，其名頗熟，看下面注著錢塘籍貫，官廩監生，候補內閣中書字樣，方知是連世之子。乃推案而起道：「紈小兒，既冒功，復濫榜首，關節有靈，文章無用矣！」

早飯後，正齋錄供回署，素臣展看供單：趙邢氏供：

小婦今年四十八歲，原乾過醜事，不是當官的。這鐵娘是小婦童養媳婦，他母親死了，父親黃大認做良家，才把鐵娘過來的。小婦兒子趙貴，二十三歲了，是前年完姻的。鐵娘相貌好，小婦與兒子商議，要起發幾兩銀子，勸他接客。他不肯依，逼打過幾次，總不肯依，就緩下來了。去歲十一月內，吳長史央了張典膳，吩咐了地方柏功，許給小婦三百兩銀子，要鐵娘去做妾。小婦嫌少，加到五百，小婦肯了，鐵娘不依。黃大知道了，來合小婦吵嘴。吳長史把黃大捉去，交給寶華寺和尚，披剃爲僧了。看了好日，來取鐵娘，小婦合兒子，捉進轎去。半路上，被縣主差人捉去，關在班房裡面。到半夜裡，又被吳長史叫女道士劫回家中。鐵娘尋死覓活，吳長史叫小婦和兒子，百般哄勸，他總不依，才把小婦和兒子、媳婦，藏到王府中花園裡去的。小婦怕吳長史要退銀，不合打他幾頓，又拿鞋底烤紅了，烙他的肚皮，他只是不依，小婦兒子才燒一鍋滾水，去燙他兩股的。肚皮上有烙傷的傷痕，股上有燙爛的傷痕，實不是天泡瘡。小婦原只要他肯依，原不要傷他性命。初八日夜裡，王府太監叫小的們上車，是朝陽庵小尼姑童真師父，拿著令箭來提的，說是鬱林庵師父有佛法，會勸化人，吳長史叫送來的。今日差人、地方來查拿，那童真師父不知那裡去了。那車夫不知姓名，卸了車就去了。

鐵娘供：小婦婆婆，丈夫，都好的，小婦沒有供。小婦是女人，不願求驗。小婦沒甚冤仇，不要伸什麼冤！小婦並沒傷痕，生了天泡瘡，痛得慌，才是這樣，小婦願死，不願驗的！是吳長史搶小婦，不是縣主搶小婦。小婦關在班房，半夜裡一個女道士，提著一把劍打進來，把小婦搶到長史家，又送到王府花園裡去的。初八日，小婦上車，是婆婆抱上去的。小婦瘡痛發暈，不知道小尼是怎樣來提的。小婦女人，怎肯赤身露體？小婦死後，也不願相驗的！

元虛供：小尼元虛，是鬱林庵尼姑，是景州朝陽庵老尼真修的徒弟。昨日早飯時，有師弟童真，拿著王爺令箭，說師父叫他領這兩個女人到庵裡暫住幾日，小尼留著吃了齋。到午後，師弟就不見了。有差人、地方來查，這老婦人說出姓名，就把小尼也鎖了，說是窩藏了憲犯。小尼實不知情，求開恩！

差役、地方同供：昨日午後，靜海縣家人陳功來叫小的們，說鬱林庵有來歷不明女人，是他主子案內逃犯，要小的們去協拿。小的們同去盤問那老女人，果有鐵娘在內，當時交付元虛收管，就到本縣稟報的。只有這兩個女人，並沒見小尼。搜出令箭一枝，現在呈繳，求查驗。

陳功供：小的陳功，是皇甫毓家人，爲家主之事，留心察訪。昨日早上，偶見一輛車過，車裡躺著一個女人，哼哼的；一個老女人，朝裡坐著。小的問那車夫，說：「是王府裡面的人，你問他則甚？」小的有些疑影，候他下車時偷看，那一個蒙著頭認不出，那老女人卻認得，是趙貴的母親。那時原見有個小尼，及叫了差人、地方來，就不見了，想是知風逃走的。求詳情。

素臣看完，說道：「兄可速見撫軍，討兩枝令箭，是夜分頭往捉各犯；弟當往天津蹤跡黃大；只女道士無名，須問鳳元追討，恐恃符不吐，少爲作難耳！」容兒道：「女道士諱名賽要離，因為寶華寺住持妙化相好，叫他出家甘露觀，就在寶華寺後。他會劍術，還會使一股赤繩套索，憑你狠漢，一著他套兒，就逃不脫了！」素臣道：「既如此，弟往天津，就便擒此妖孽；吾兄自向景州拿人便了。」正齋慌忙去見撫院，討下兩枝令箭，填寫批牌。素臣即束裝望天津而來，打扮做軍官模樣，騎一匹劣馬，選兩名健快，捧著令箭，執著憲批，一路並無阻礙，次日，趕到天津，尋個旅店歇下。

素臣吩咐健快，只在店中守候，不可洩漏風聲。除去大帽寬袍，仍換了算命行頭，逕到寶華寺來。只見寺門前橫貼告示，爲正月十五日戌時，本寺和尚坐化，報告諸山，屆期齊集，送佛歸西。素臣看明大意，進寺察探，見男男女女，扶肩擦背，拜佛燒香，非常熱鬧。素臣趁鬧，往大殿各房，四處巡看，門戶重重，房檣疊疊；頭陀和尚，人人腦滿腸肥；侍者沙彌，個個頭光面滑。隨著大眾，哄到一個所在，是五間大廳，正中一間，高高擺設禪座，架起法壇，有一丈多高，四面朱漆欄杆，攔著閒人，不許人去。正面一個大爐，香煙真噴，把幾間屋裡迷漫，如在雲霧之中。爐旁有十幾個大盤籃，受著香錢。地下橫七豎八的許多男婦，爬著磕頭。壇上鑊鉞喧天，宣經念佛。禪座上一個和尚，合掌趺坐，素臣問著眾人，知是十五日坐化的那個和尚。因留心在那煙霧嘈雜中，定睛細看，雖甚模糊，覺有愁慘之容；情知有異，抽身出來，竟向方丈中，去問明妙化禪房。尋著一個十五六歲的伶俐沙彌，見他相貌標緻，穿著齊整，描眉畫眼，知是得意變童，騙到外邊道：「我是鄉間人，有兩個鄰捨家女兒，央我送進城來，看活佛昇天，如今現在李家店裡；他說有個侍者，是他兄弟，要請去領他一領，到晚來接他回去。小師父，你可同我去認一認。」那沙彌年紀雖小，已嘗過女人滋味，聽有女人找他，又無親人回來，到晚才來接領，心懷不良，便扯著謊道：「咱便有兩個姐姐，不知是不是？就不是，也是師兒們的，只交代明白就是，親同你去問來。」因跟著素臣，竟到店中。

素臣引至客房，嗽一嗽嘴，一個健快，便走出去觀風，一個便把房門閉上。素臣身邊拔出寶刀，一手揪住沙彌胸脯，喝道：「但嚷一聲，便吃一刀！」沙彌嚇得面無人色，滿身都抖。素臣道：「不須害怕，只說實話，便饒你命！」沙彌抖著道：「咱說……說什麼？」素臣道：「只問你，那假扮活佛的是誰？」沙彌沒口子道：「是……是姓黃，王……王爺府裡吳爺……爺送來的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寺裡藏的女人有多少？在什麼所在？」沙彌抖道：「有……沒有，是沒有。」素臣把刀連撇，沙彌閉著眼道：「咱說，咱有一百十個，都……都在禪房背後地窖子裡哩。」素臣道：「禪房背後什麼所在？如何進去？說得明白，便饒你去；不說，便砍下來了！」沙彌慌道：「爺……不要砍，咱說，禪房背後，不是一尊達……達摩是畫的？畫背後進……進去的，地板上踏……踏下去的。」素臣收過寶刀，提那沙彌起來，放在床上，把被蓋好，吩咐道：「你放心睡在這裡，有酒飯給你吃，只不許做聲，但做聲，便一刀兩段！三日後活佛升過天，放你回去。」因著一個健快，飛馬赴景州密稟正齋：「不論犯證，已獲未獲，俱剋期十五日向晚，至此相會，不可遲誤！」一面飽餐一頓，剩下的大酒大肉，叫健快窩盤著沙彌同吃。拔步到甘露觀來，看這觀時，正對著寶華的後面，一帶粉紅牆，圍著兩扇朱漆大門。門裡許多告示，都是禁約街鄰及遊客閒人，不許作踐窺探的話。

素臣進去，把二門輕叩三聲，裡面妖妖燒燒的，答應一聲。二門開處，走出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冠，見了素臣，嚇得倒退，向著裡面說道：「前日看見一個金子臉兒，今日又見這紫檀臉兒，師兄，你來看，莫不是哄你麼？」素臣問：「賽要離在家麼？」女冠變著臉道：「你這廝敢要割掉這舌頭？咱師父的諱名，許你叫麼？虧著師父不在家，往景州王府去了。」素臣不等說完，回身便走。到了店中，吩咐健快，守定沙彌，我迎本官一迎。因叫店家進房，把令箭給看，說道：「我奉都爺密差，在此訪一大盜，你好生照應，不許閒人攪擾，但有洩漏，就身家不保了！」店家諾諾連聲。素臣騎上劣馬，竟望景州而來。次日晌午，正在馬上打盹，只聽得人喊馬嘶，急眼看時，見十餘匹馬沒命的跑來，一個人伏在鞍上，巾幘脫落，其餘都氣急敗壞，跑至身邊，定睛一認，果是正齋等一班官役。素臣讓過一邊，掣刀在手，對面有五七匹馬，潑風的趕來。素臣大喝一聲，劈頭攔殺。當先一個，頭帶氈笠，兩把寶劍，如掣電一般，與素臣寶刀擊撞，錚錚有聲。素臣暗暗喝采。不提防空中忽地罩下一股套索，喝聲道：「著！」望素臣頭上直套下來。正是：

文曲星逢花粉殺，軟紅塵遇黑罡風。

總評：

容兒雲：「相公診脈時，小的在幔裡細看。」幔裡何地？生產何時？下文即換說損骨傷筋，火燒火灼，及吳長史妻妾打奪之事，則又棉裡藏針、牆頭掛線之法。

容兒處錦繡叢中，享溫柔之福，宜乎！尤雲滯雨、蝶戀蜂迷，而乃如籠於鸚鵡、繚上蒼鷹，刻刻有破籠掣繚之想，總緣天性中具一孝念，十分充足也。視世之學，士大夫棄親遠遊，奪情戀職者，其相去天淵矣！故回目特標曰：真心盡孝。

只一看抄報，亦忽起忽落，不作一平直之筆，從憂憤而浩歎，而扼腕，遂推過一邊，摩腹繞走，似其事已畢者。然而忽夾寫赤瑛翻閱，因而留心察看，見其初喜後悶，因復走過一看，然亦必不多看，可知乃因復揭一紙，適得保薦申真之本，欲知其得何旨意，反致逐紙翻看，乃至連城得元，仍復推案而起。仰仰側側、轉換不定，而法寶之賜號、賜祭、立碑、建塔，申真之異才，首公何如？雙人之同中，始升連城之得元，俱從高閣中聯翩而下。真奇文也！

鐵娘之百折不回，不可能而可能也。鐵娘之不懟其姑與夫，反為之掩覆，可能而不可能也。孔子曰：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若鐵娘之蹈白刃，可謂中庸矣！孰從而能之？

鐵娘假供天泡瘡，不懟其姑與夫，而為之掩覆，固已。使非假供，則必驗傷，露體於生前死後，背貞女之所不肯出。故回目標曰：假口全真。是假供天泡瘡之又一義也。

鳳元搶去鐵娘，剃度黃大，反令趙貴誣告，其計甚疏，更以剃度未是絕著，而作為活佛以火化之，則辣中之辣矣。非有素臣之留心細看，嚇騙沙彌，則此老合掌昇天而去，黑冤何時得白？香烈扶危，而報之以雙珠也，宜哉。